

百年不修

——论《和合本》希腊人名地名的汉译

One Hundred Years of Unchangeability: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Greek Personal
Names and Place Names in the *Union Version*

雷立柏

Leopold LEEB

作者简介

雷立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eopold LEEB,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leopleeb @hotmail.com

Abstract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of the Bible appeared in 1919, and after 100 years this transla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universally used Bible edition in China. The Bible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personal names and place names in the Hebrew and Greek tongue, an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se names have created many problems. Very often the Chinese versions are far from the original pronunciation, and as to the translations of these names, the Union Version can be improved in many ways.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especiall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Chinese academia has produced new and more regular ways to translate Greek names and table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Greek letters and syllables. According to these new tools one can arrive at new translations or improve the existing on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Greek names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provides new translations for more than 20 book titles of *The New Testament*.

Keywords: Greek personal names, Greek place name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names

《圣经》“和合译本”1919年问世，过了100年它已经成为国内最广泛使用和引用的《圣经》汉译本。《圣经》包含大量的希伯来语、希腊语人名和地名，但其汉语的翻译既不统一，又多次远离原文的发音，因些在译名方面和合本有许多可以探讨或改进的地方。百年以来，尤其是20年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已经对希腊语人名和地名的汉译方式提供新的、比较科学的方案和系统的音译表。根据这些新工具可以尝试重新翻译或改进原有的译名。本文研究《新约》中部分希腊语人名和地名并提供《新约》20多卷名的新译方案。

一、外文名称的汉译传统：稳定性与变化

在早期的希腊人名和地名翻译方面，利玛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的影响最大，主要是因为他的《世纪地图》包含很多希腊语地名，比如“欧逻巴”。^①利氏1605年印的《天主实义》在第580条中提到“耶稣”，^②然而利氏显然不知道，比他早几年在菲律宾发行的汉语天主教教书用“西士”来翻译Jesus这个名字。^③“耶稣”和“基督”这些译名看来相对稳定，400年以来的变化不多，但实际上也有很多“异译方案”。方豪先生这样结束他的研究：“综计以上研考，耶稣基督之汉文异译可列举如下：耶稣、耶数、约细、叶酥、叶

^① 黄时鉴、龚纓晏：《利玛竇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06页（地名索引）。[HUANG Shijian and GONG Yingyan, *Li ma dou shi jie di tu yan jiu*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2004), 206.]

^② 利玛竇：《天主实义今注》，梅谦立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17页。[Matteo Ricci, *Tian zhu shi yi jin zh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17.]

^③ 方豪：《耶稣基督汉文异译考初稿》，载《方豪晚年论文集》，李东华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73页。[FANG Hao, “Ye su ji du han wen yi yi kao chu gao,” in *Fang hao wan nian lun wen ji*, ed. LI Donghua (Taipe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2010), 473.]

素、耶疏、耶书亚、耶叔亚、翳数、移鼠、夷数、爱薛、西士、西士氏、热所、邪酥、耶酥、耶苏、尔撒、尔息等二十项。基督、器度、奇厘实道、奇尼实道、契利斯督、基督利斯督、基督利斯得、基利士督、其利斯多、基多等凡十项。”^① 这些不同的译名部分上来自20世纪以前的文献，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930年代，马相伯和20世纪著作最多的天主教神学家徐宗泽都提倡用“基多”和“基利斯多”来代替“基督”和“基利斯督”！^② 另外，天主教的部分学者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中国台湾开始使用“两个字”的汉译方式，比如把“奥古斯丁”译为“奥思定”“奥定”或“思定”，把“格列高利”译成“国瑞”等。^③ 由上可见，汉语译名始终都面临“可改变”的可能性。

与此不同，一些奇特的或（从发音上讲）错误的翻译几百年以来没有经过更改，也没有人提出修改方案，比如1650年代翻译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L. Buglio）曾把Aristoteles译成“亚利”，把Adam译“亚当”，^④ 而今天的中国译者虽然将Ariston, Aristides, Aristobulos, Aristophanes译成“阿里斯顿”“阿里斯提得斯”“阿里斯托布鲁斯”和“阿里斯托芬”，但Aristoteles仍旧译“亚里士多德”，而不改成“阿瑞斯托特勒斯”。^⑤ 尤其天主教的《圣经》译名部分上保持早期的译名，比如“若望”“若瑟”“梅瑟”都与400年的翻译传统有关系。^⑥

^① 方豪：《耶稣基督汉文异译考初稿》，载《方豪晚年论文集》，李东华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00页。[FANG Hao, “Ye su ji du han wen yi yi kao chu gao,” in *Fang hao wan nian lun wen ji*, ed. LI Donghua (Taipe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2010), 500.]

^② 同上，第495页。

^③ 雷立柏：《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72页。[Leopold Leeb, *Han yu shen xue shu yu ci dian*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2007), 72.]

^④ 雷立柏：《汉语神学术语辞典》，第220页。

^⑤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9卷），徐惟诚主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索引第14页。[*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ition*, vol. 19, ed. XU Weicheng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2), 14.]

^⑥ 王硕丰：《早期汉语〈圣经〉对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WANG Shuofeng, *Zao qi han yu sheng jing dui kan yan jiu*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7).]

新教的翻译传统1807年开始。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方面采纳法国神父白日升（Basset, 1707年在四川去世）的《新约》译本，但他在很多方面也创造一些新的人物译名，因此开始与天主教不同的译名传统：“摩西”代替“每瑟”，而“约翰”代替“若望”。另外，一些传统基督新教译名也引起困惑和争议，比如“该撒”（一般都译“恺撒”或“凯撒”，但当代的许多《和合本》仍然保留“该撒”的译法）。

二、具体翻译问题和困惑

值得考虑的是，20世纪的《圣经》译者，无论是天主教的雷永明（G. Allegra，即《思高本》的主要译者）或新教的译者，都考虑到传统的译名，所以他们都没有提供一个严格依靠古希腊语发音的音译表。同时，因为没有这样的严格的音译表，《和合本》和《思高本》都有一些远离原文发音的例子：为什么Philippos成了“腓力”和“斐理伯”，而不是“菲利颇斯”呢？为什么Stephanos成了“司提反”和“斯德望”，而不是“斯特法诺斯”？

新教和天主教的译者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忽略了结尾的“斯”。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保罗（斯）”“以弗所（斯）”“斐理伯（斯）”等。这种忽略看来是合理的，出于三个理由。第一，“斯”让部分古代中国人联想到“死”，所以这种译法不“雅”。在20世纪的译名中当然出现很多结尾有“斯”的例子，所以这个理由已经没有什么很大的说服力。第二，简短的译名比复杂的译名好用，省事。这个理由仍然有效，因此英、法国人也把Aristotelēs简写为Aristotle和Aristote，而“阿瑞斯托特”已经很长，如果再加“勒斯”可能就无法快速记录。因此，“保罗斯”也可以简写“保罗”。第三，希腊语的名称有“主格”“属格”“与格”和“宾格”形式，而这些不同语法形式改变后缀，主格的Paulos成为属格的Paulū，与格的Paulō和

宾格的Paulon。因此，主格的“保罗斯”也不是唯一的形式，在正文中会出现“保卢”和“保罗”和“保论”。这样可以说明“保罗斯”和“保罗”或“保卢”都是可以用的翻译。当然，其他的名称也是这样的。希腊语的I ē sus应该译为“伊也苏斯”或“耶苏斯”，但属格是I ē su，所以“耶稣”也可以用。大概很少有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用的“耶稣”在语法上是这个名称的属格和呼格形式，而不是主格。

1919年《圣经》的《和合译本》问世。虽然司徒·雷登（Stuart Leighton）于1917年出版他的《新约希腊文》，即中国最早的古希腊语教程，^①但古希腊语的人名和地名的汉译问题一直没有统一的方案。民国时期也没有统一的汉译方案或权威性的词典，所以翻译人名的随意性很大。

在1868年后，日本人开始为许多外国人名用片假名，并统一翻译《新约》的人名，比如《马太福音》称“Ma-ta-yi ni yoru福音书”，《马可福音》称“Ma-ru-ko ni yoru福音书”，《路加福音》称“Ru-ka ni yoru福音书”，而《约翰福音》称“Yo-ha-ne ni yoru福音书”。和大多西方语言一样，日本人也没有加上部分人名主格的词尾“s”（比如Paulos英语和法语是Paul，西班牙语是Pablo，意大利语是Paolo等，日语是“Pa-u-ro”而汉语是“保罗”）。^②

和日语不同，中国人没有为外来人名地名采取另一种文字符号，而全用汉字来写，这种作法当然很早开始，比如在利玛窦（Matteo Ricci）的世界地图上有无数的地名。^③然而，因为种种原因，到了20世纪末这些外国人名的翻译一直形成相当大的困难。

^① 参见陈伟著《司徒雷登〈新约希腊文〉中语法术语研究》，硕士论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7年。[CHEN Wei, “Si tu lei deng xin yue xi la wen zhong yu fa shu yu yan jiu.” (MA thesi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7).]

^② 《岩波Kirisuto教辞典》，大贯隆等编，东京：岩波书店，2002年。[Iwanami's *Dictionary of Christianity*, eds. ONUKI Takashi et al. (Tokyo: Iwanami Shoten, 2002).]

^③ 黄时鉴、龚纓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

比如, 1851年在澳门问世的《拉汉词典》将“Hom ē ros”译“合默罗”, 1909年的《英华大字典》译“花谟”, 今天译“荷马”, 但也有“侯默”的译法。实际上“荷马”既不反映希腊语的发音(霍梅若斯), 又不代表英语的(侯梅尔), 而是一种中国式的、远离原文的翻译, 是一种不严谨的翻译。目前最有权威性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是罗念生先生编的, 但根据他的“罗氏希腊拉丁文译音表”,^①“荷马”应该译“侯墨洛斯”。为什么把“me”译“墨”呢? 根据比较新的“拉丁语、古希腊语汉字转写(音译)表”,^②“me”应该译“美”, 但中国的权威性百科全书(如《不列颠百科全书》)很少用“美”, 而通常用“梅”。因此, 我自己认为, Hom ē ros应该译“霍梅若斯”。^③

许多外国人名的汉译结果是: 从译名无法还原ABC的原名。这类的例子很多。

部分汉语译名根据英语发音, 所以远离原来的古代发音, 比如“西塞罗”(Cicero)古代发“克伊克若”, 而“色雷斯”(Thrak ē / Thracia)古代发“特日阿克”或“特日阿克伊阿”, “查士丁尼”(Iustinianus)皇帝应该写成“尤斯提尼阿努斯”。部分中国译者和学人已经开始摆脱英语发音的影响, 他们将“朱庇特”(Iupiter/Jupiter接近英语发音)改成“尤皮特”(接近古拉丁语发音)。在《和合本》中也有部分译名接近英语, 比如“彼得”接近英语的Peter, 但古希腊语的发音应该是Petros, 即“佩特若斯”(或“佩特

^① 《古希腊语汉语词典》, 罗念生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年, 第1077页。[*Gu xi la yu han yu ci dian*, ed. LUO Nians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1077.]

^② 《拉丁语语法新编》, 艾伦、格里诺等编, 顾枝鹰、杨志城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 第669页。[*Allen and Greenough's New Latin Grammar*, eds. Joseph Henry Allen and James Bradstreet Greenough, et al., trans. GU Zhiying and YANG Zhicheng, et al.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7), 669.]

^③ 雷立柏: 《古希腊语入门教程》, 北京: 联合出版社, 2017年, 第42页。[Leopold Leeb, *Gu xi la yu ru men jiao cheng*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42.]

若”，如果省略主格词尾的s)。

许多译名给中国学生造成一定的麻烦，尤其那些不规范的译名。比如，为什么Ne开头的名称在汉译有那么大的差别？Nestor、Nero、Nerva和Nestorius为什么译“内斯托尔”“尼禄”“涅尔瓦”和“奈斯托里乌斯”（或“聂斯托里”）？^①

中国读者因译名的同音字感到困惑：为什么有“尔”“耳”和“珥”，“穆”“慕”“幕”和“姆”，“卢”“鲁”和“路”，“罗”和“洛”，“拿”和“纳”“弗”“夫”“福”？这些都增加译名问题的难度，如果能简化就应该简化。

部分汉字在表达发音方面有严重的缺陷，比如“伽”有三个发音(jia, ga, qie)，所以“伽利略”应该发“Galilue”，但大家都（错误地）说“Jialilue”。因此，应该用“嘎”来代替它。

然而，正如上面提到的近几年以来编写的古希腊语词典和教程所表明，汉语的译名逐渐走向统一，而一些学者考虑到为希腊语人名提供统一的译名表，目标是让汉语的译名尽量靠近古希腊语原来的发音。

三、统一译名的工具：“音译表”

上文已经提到了罗念生和顾枝鹰两名学者的音译表，而本人的音译表与他们大约相同，请见下面的表格：

	A	E	I	O	U	Y	AE, OE, AI	AU	辅音
元音	阿	俄	伊	欧	乌	于	埃	奥	
C, K, CH	卡	克	克伊	阔	库	克于	凯	考	克
G	嘎	格	格伊	苟	古	格于	盖	高	格

^①

T (TH)	塔	特	提	托	图	特于	太	陶	特
D	达	得	迪	多	杜	迪	代	道	得
P	帕	佩	皮	颇	普	皮	派	泡	普, 颇
B	巴	贝	比	波	布	比	拜	保	布
N	纳	内	尼	诺	努	女	奈	瑙	恩
M	马	梅	米	莫	姆	米	麦	茂	姆
R	拉	瑞	瑞	若	茹	瑞, 日于	莱	绕	尔, 日
L	拉	勒	利	罗	卢	吕	莱	劳	勒
S	撒	瑟	西	索	苏	叙	塞	扫	斯
H	哈	赫	希 (耶)	霍	胡	赫于	海	浩	赫
V	瓦	维	维	沃	乌	维	外	奥	沃
F, PH	法	菲	菲	佛	弗	菲	菲		弗
I	亚	耶	伊	尤	尤			要	伊
Z	匝	泽	此伊	邹	组	此于	宰	早	此
X	克撒	克瑟	克斯伊	克索	克苏	克叙	克塞	克扫	克斯

根据这张译音表应该在译名中停用部分汉字, 比如:

用“维”, 停用“韦”“苇”“威”等。(比如: Vespasian “韦斯帕芑”: “维斯帕西安”)

用“利”, 停用“里”“黎”“莉”“历”等。

用“卢”, 停用“路”“鲁”等。

用“姆”, 停用“慕”“木”“穆”。

用“纳”, 停用“拿”“娜”“那”。

用“尔”, 停用“耳”“珥”等。

用“得”, 停用“德”。

用“迪”, 停用“蒂”“狄”“第”等。

用“比”, 停用“庇”“彼”。

用“撒”，停用“萨”“札”等。

用“内”，停用“聂”“涅”。

用“米”，停用“弥”“密”。（比如：Domitian “多密善”：“多米提安”）

根据我对译名问题的理解，我对“信、达、雅”作新的解释，并认为译名应该

（1）尽可能接近原名发音（对“信”的追求）；

（2）帮助读者从译名还原ABC的名称（对“达”的追求）；

（3）尽可能回避奇特的、罕见的或华丽的汉字，比如“娜”“雅”“莉”“拔”“璧”“珥”“喀”“庇”“密”“墨”“慕”“涅”“忒”“体”“佗”“屋”“昔”“萝”“翰”等（对“雅”的追求：简单朴素就是美）。

虽然译名应该尽可能接近原文，但实际上，很多语言用稍微简略的表达方式，比如从希腊语到拉丁语已经是某种简化过程。从西方历史影响来看，拉丁语译名的影响更大，所以拉丁语的plato（普拉托）比希腊语的platon（普拉托恩）更可取。因此，在“简略译名”方案中，我们也采纳或参考拉丁语译名。

人名地名的翻译应该严格符合译音表，但也应该单独考虑到每一个名字的最佳翻译。下面的表是这种商榷过程的结果：

目前较通用译名	希腊语原文及译名	拉丁语原文及译名	简略译名
in use now	Greek version	Latin version	Simplified
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里亚	Alexandria 阿勒克散得瑞亚	Alexandria 阿勒克散得瑞亚	Alexandria 阿勒克散得城
安提阿，安提约基亚，安条克	Antiocheia 安提欧克亚	Antiochia 安提欧克亚	Antioch 安提欧克
阿波罗	Apollōn 阿颇伦	Apollo 阿颇罗	Apollo 阿颇罗
亚里士多德，亚历斯多德	Aristotelēs 阿瑞斯托特勒斯	同希腊	Aristotle 阿瑞斯托特

科林斯, 哥林多	Korinthos 阔任托斯	Corinthus 阔任图斯	Corinth 阔任托
以弗所, 厄弗所	Eph ē sos 俄菲索斯	Ephesus 俄菲苏斯	Ephesus 俄菲索
保罗, 保禄	Paulos 泡罗斯	Paulus 泡卢斯	Paul 泡罗, (保罗)
彼得, 伯多禄	Petros 佩特若斯	Petrus 佩特茹斯	Peter 佩特若
腓力, 飞利普	Philippos 菲利颇斯	Philippus 菲利普斯	Philipp 菲利颇

四《新约》译名改进方案

根据上述的基本分析和考虑可以尝试改进一些《新约》译名, 这里以《新约》27书卷的卷名为例: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等等。

希腊语Matthaios的早期翻译是“玛窠”和“马太”。

这个人名的语法形式(主格、属格等)都可以尝试用汉字来转写:

主格: Matthaios马太欧斯

属格: Matthaio ū 马太乌

与格: Matthai ō 马太欧

宾格: Matthaion马太翁(或“马太欧恩”)

实际上,《马太福音》的书名是“Evangelion kata Matthaion”即“根据马太的福音书”,而其中的“马太”并不是主格,而是宾格,因为介词“kata”要求宾格。但如果想表达“马太的福音”,则“马太”是属格,所以也可以用“马太乌福音”,这写法在语法上正确。然而,更接近主格和宾格的写法是“马太欧”,而这种法音也接近英语和Matthew和意大利语的Matteo。德语的Matthäus通用的写法来自拉丁语的主格形式。根据以上的种种考虑,我建议用“马太欧”。

马可的更准确译法是“马尔阔斯”或“马尔阔”:

主格：Markos马尔阔斯

属格：Marko马尔库

与格：Mark ō 马尔阔

宾格：Markon马尔昆

和“马太欧”类似，应该使用“马尔阔”（参见日本译法Ma-ru-ko）。

路加的“路”根据上面的音译表应该改成“卢”，但也许有人想保留传统的“路”。无论如何，“加”应该改成“卡”：

主格：Lukas卢卡斯

属格：Luka卢卡

与格：Luka卢卡

宾格：Lukan卢堪

在语法上，“卢卡福音”中的“卢卡”可以理解为属格，则“卢卡斯的福音”就是“卢卡福音”，这样的译法很恰当。

可能“约翰”的译法造成的问题最多。其词根是希伯来语的“han”（意思是“仁慈”），所以应该保留“汉”（翰），而不应该按希腊语的“an”译“安”。另外，“伊欧”可以结合为“尤”，正如I ē sus的“伊也”可以结合为“耶”：

主格：I ō ann ē s/I ō hann ē s伊欧汉内斯、尤汉内斯

属格：I ō hanno ū 尤汉努

与格：I ō hann ē 尤汉内

宾格：I ō hann ē n尤汉内恩（或“尤汉嫩”“尤汉能”）

应该说“尤汉内”是最好的译法，参见日本人的“Yo-ha-ne”。

由此，我们得出四部福音书的译名：《马太欧福音》《马尔阔福音》《卢卡福音》《尤汉内福音》。下面要尝试翻译其他包含人名地名的书卷：

《使徒行传》不用改，但R ō mai oi（罗马人）应该是“若马入”，Korinthos（哥林多）应该是“阔任托”，Galatia（迦拉太）

应该译“嘎拉提阿”，Ephēsos（以弗所）是“俄菲索”，Philippoi（腓立佩）译“菲利比”，Kolossai（歌罗西）应该译“阔罗塞”，Thessalonikē（帖撒罗尼迦）译“特撒罗尼克”，Timotheos（提摩太）译“提莫特欧”，Titos（提多）译“提托”，Philemon（腓利门）译“菲勒门”，Hebraioi（希伯来人）译“赫布来人”，Iakobos（雅各）应该译“亚阔波”（或“伊阿阔波斯”），Petros（彼得）应该译“佩特若”，Iōannēs（约翰）译“尤汉内”，Ioudas（犹大）译“尤达”。《启示录》的翻译可以保留。

在“犹大书”还可以加上一句话：从利玛窦时代（1600年）一直到20世纪初期和中期，天主教的译者都以“如德亚人”和“如德亚”翻译“犹太人”和“犹太”。这种翻译比较尊敬这个古老的民族，它反映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的发音。在犹太人的眼中，“犹太”肯定不是很好的，尊敬他们的翻译，尤其“犹”不是很优雅的字，里面有“犬”。应该回复原来的翻译（“如德亚”）或根据希伯来语的Jehuda译“耶胡达”和“耶胡达人”（参见阿拉伯语的翻译“耶乎德”）^①。

根据上文的种种考虑，我们得出《新约》书卷卷名的新译表（在括号中加上《和合本》和天主教《思高本》^②的译名）：

《马太欧福音》（《马太福音》《玛窦福音》）

《马尔阔福音》（《马可福音》《马尔谷福音》）

《卢卡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尤汉内福音》（《约翰福音》《若望福音》）

《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宗徒大事录》）

《若马书》或《致若马人书》（《罗马书》《罗马人书》）

^①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编，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636页。[*Chines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ed. Zhongguo Yi Si Lan Bai Ke Quan Shu Bian Wei Hui (Chengdu: Sichuan Lexicographical Press, 2011), 636.]

^② 《圣经·新约全书——中英对照》，香港：思高圣经学会，1999年。[*The New Testament* (Hong Kong: Studium Biblicum O.F.M., 1999).]

《阔任托书》（《哥林多（前后）书》《格林多（前后）书》）
《嘎拉太书》（《加拉太书》《迦拉达书》）
《俄菲索书》（《以弗所书》《厄弗所书》）
《菲利佩书》（《腓立比书》《斐理伯书》）
《阔罗塞书》（《哥罗西书》《哥罗森书》）
《特撒罗尼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得撒洛尼（前后）书》）
《提莫特欧书》（《提摩太（前后）书》《第茂德（前后）书》）
《提托书》（《提多书》《弟铎书》）
《菲勒门书》（《腓利门书》《费肋孟书》）
《赫布来人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
《亚润波书》（《雅各书》《雅各伯书》）
《佩特若书》（《彼得（前后）书》《伯多禄（前后）书》）
《尤汉内书》（《约翰（一、二、三）书》《若望（一、二、三）书》）
《尤达书》（《犹大书》《犹达书》）
《启示录》（《启示录》《若望默示录》）

这种新的写法有几个好处：第一，它终于符合统一的发音表；第二，它更接近古希腊语的发音；第三，它可能成为一个新教和天主教都能接受的共同译本（虽然可初期阶段双方都不容易接受新的译名）。

另一种方式则是根据部分的中文著作直接用ABC（或原文）写外国人的名称，不给任何汉语转写，比如参见这样的写法：《约翰福音》第11章“叙述了关于Martha、Maria和她们弟兄Lazaros的故事”。^① 这种写法能很容易解决一切译名困惑。在一个所有的中国人都认识ABC的时代，这种写法也未必不可能，而且它的好处是，人名的原来意义仍然被保留。比如“腓力”来自Philippos（“菲利颇斯”），原义是

^① 雷立柏：《西方经典英汉提要》（第1卷），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312-317页。[Leopold Leeb, *Xi fang jing dian ying han ti yao*, vol. 1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9), 312-317.]

“喜欢马的人”（philo是“爱”，hippos是“马”）。“菲利颇斯”也是马其屯（Makedonia“马克多尼亚”）王的名称，而耶稣时代的部分犹太人（“耶胡达人”）为自己起这个名称说明他明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希腊化了”。现代汉语文献的“译名”问题也许需要多一点“希腊化”，^①要多一点脱离传统的汉译法，这样能更接近原文和原义。

五、结论

《新约》中的人名地名的汉译始终是一个棘手的、不太令人满意的问题。虽然《和合本》一百年以来的翻译成为权威性的译本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固定了许多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但任何翻译都有改进的余地。人名地名的修改是一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而神学概念的汉译则涉及思想的层面，比人名和地名的翻译问题复杂多。我希望中国有一天会出现一个符合严格学术要求的《圣经》汉译本，并用统一的标准翻译人名和地名。

^① “希腊”来自Hellas，应该译“赫拉斯”，而“希腊化”（Hellenization）应该是“赫拉斯化”。

参考文献 [Bibliography]

中文文献 [Works in Chinese]

- 《圣经·新约全书——中英对照》，香港：思高圣经学会，1999年。[*The New Testament*. Hong Kong: Studium Biblicum O.F.M., 1999.]
- 陈伟：《司徒雷登〈新约希腊文〉中语法术语研究》，硕士论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7年。[CHEN Wei. “Si tu lei deng xin yue xi la wen zhong yu fa shu yu yan jiu” (A Research on Grammatical Terms in *New Testament Greek* by John Leighton Stuart). MA thesi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7.]
- 方豪：《耶稣基督汉文异译考初稿》，载《方豪晚年论文辑》，李东华编，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73页。[FANG Hao. “Ye su ji du han wen yi yi kao chu gao.” In *Fang hao wan nian lun wen ji*. Edited by LI Donghua, 473. Taipe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2010.]
- 黄时鉴、龚缨晏：《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HUANG Shijian and GONG Yingyan, *Li ma dou shi jie di tu yan jiu*.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2004.]
- 雷立柏：《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Leeb, Leopold, *Han yu shen xue shu yu ci dian* (A Dictionary of Theological Terms Latin-English-Chinese).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2007.]
- 雷立柏：《西方经典英汉提要》（第1卷），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Leeb, Leopold. *Xi fang jing dian ying han ti yao* (English-Chinese Summaries of Western Classics), vol. 1.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9.]
- 雷立柏：《古希腊语入门教程》，北京：联合出版社，2017年。[Leeb, Leopold. *Gu xi la yu ru men jiao cheng*.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 利玛窦：《天主实义今注》，梅谦立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Matteo Ricci. *Tian zhu shi yi jin zhu* (Catechismus Sinicu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王硕丰：《早期汉语〈圣经〉对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WANG Shuofeng. *Zao qi han yu sheng jing dui kan yan jiu*.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7.]